

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 研究計畫報告摘要

題目：客家村的新節慶：鳳林百鬼夜行的地方意義

摘要：

花蓮縣鳳林鎮是花東縱谷是東部客家族裔比例最高的行政區域，鳳林鎮認同為客家人的比例達 66%。而過去二三十年人口持續減少邁向高齡化，本研究地點的北林三村更是鳳林鎮設籍人口平均年齡最高齡的村落之一，超過四分之一人口為 65 歲以上銀髮人口。鳳林鎮在過去幾年東部觀光發展或行程規劃中也常較被忽略，花蓮鳳林鎮北林三村的「菸樓迷路、百鬼夜行」節慶是由社區自主發起的節慶活動從 2012 年開始每年農曆七月（鬼月）的第一個週六舉辦，至今年已舉辦六年已經迅速發展成為鳳林重要的代表活動。百鬼夜行是個「新發明」的節慶，與鳳林在地既有的節慶例如以推廣農產品的西瓜節，或是宣揚客家族裔傳統文化的義民節等有明顯差異。

節慶的全名為「菸樓迷路百鬼夜行」，首先「菸樓迷路」字面上是說在菸樓群迷路，因為街道房子相似外地人很容易迷路；其實更反應了客庄的農業、建築與空間的歷史，日本移民村留下的棋盤式街道結構，以及過去北林三村與周邊村莊做為菸葉種植與生產的重要地點，烘烤菸葉的菸樓的數量相當密集。「百鬼夜行」則是取自意外地由一張社區協會工作人員與當地文化遺產日本古井合影照片，因這張照片以白色被單與長髮從古井作勢從古井爬出所開啟的熱烈討論，而後逐步實現成為社區重要節慶。

本研究從觀光地理學的角度探討節慶觀光與地方意義的創造，以及在其中遊客與居民共同展演節慶的時間與空間。以觀光展演取徑 (performance approach) 探討北林鬼節慶觀光的「鬼地方」 (haunted place)，以及節慶如何轉化與塑造地方的新意義，展演的分析已為許多學者運用在觀光地理與空間的相關研究 (Edensor, 2001; Urry & Lash, 2011; Haldrup *et. al.* 2009; Cohen & Cohen, 2012; Giovanardi *et al.* 2014)，展演取徑受到地理學非再現理論 (non-representation theory) 的影響，Crouch (2012, p.34) 認為展演取徑有助我們瞭解與解釋動態的觀點，這樣的取徑指引我們去感受、做與思考觀光 (2012, p.22)。Crouch (2012: 29) 指出節慶對文化襲產的影響，「襲產不只是持續在建構中一通過例如節慶，在宣傳中使用特定標識的遺產，使用「舊地點」來銷售「新產

品」，以及賦予新的奇特傳統感覺」。Crouch 的論點正好指出本研究所觀察百鬼夜行節慶的記各重要觀察點，本文關心北林鬼節參與者的共同實踐，即是如何通過節慶之中在地居民與遊客的展演做出來的鬼地方(haunted place)；本文將透過討論如何發明鬼節、鬼地方的塑造與展演、鬼化的文化遺產進行討論。

本研究透過節慶當天的參與觀察與結構式訪談收集 2018 年節慶當天的參與者共 61 位對百鬼夜行活動的看法；同時也深入訪談節慶的主要創建者與社區組織成員，瞭解這一節慶「發明」的過程。研究主要問題關切百鬼夜行節慶如何產生？這一節慶又如何轉化與塑造地方？在一個坐擁日本殖民時代文化遺產的銀髮村，鬼節如何謂村落帶來新的文化與社會意義？百鬼夜行的遊客近年已達約 2-3 千人，節慶對遊客的魅力在於節慶中的經驗是不同參與者包括遊客與在地人所共同展演的，例如鬼節中遊客也參與扮鬼而非只是單向體驗，遊客自己本身也參與節慶經驗的生產與消費。結構式訪談關注參與百鬼夜行的遊客的年齡、居住、交通等資訊，以及參與經驗。研究於 107 年度隨機調查了 61 位參與者，其中包括 32 位男性與 29 位女性，年齡區間從 15 至 65 歲；其中 15 位受訪者自認為客家人，本研究多數的節慶參與者居住於鳳林或花蓮其他地區，半數以上為第一次參與百鬼夜行活動。以上的簡單的資料調查顯示，已進行數年的節慶，除了固定重返的遊客仍有新的遊客被吸引前來參與，同時節慶的主題雖不以客家為號召但節慶中的食物與音樂仍保有客家文化元素，遊客在參與其中的過程也能認識客家文化。這個節慶目前仍是以花蓮地方的參與者為主，其參與的年齡相對廣從 15 歲至 75 歲以上不同，也符合在地人口的特徵。社區主辦的節慶活動本身也因遊客湧入而有人力不足、服務設施不足與資訊傳播的問題，然而百鬼夜行節慶其實是個社區營造為核心的節慶，其目的在於在節慶愉快氣氛中讓更多認識鳳林與北林，特別是這個老化的社區也面臨國小廢校與文化遺產保存的威脅。

節慶捲動了社區組織與社區內銀髮人口的參與，以及外地工作的青年回鄉共同參與，提升了社區的認同感。百鬼夜行節慶其特殊之處在於在特定的時間-農曆七月舉辦，特定的空間-在銀髮村的文化遺產中活動，節慶的前台與後台同時呈現「心安」與「除魅」，在節慶活動前透普渡的過宗教儀式使居民安心，在節慶中也發送「平安符」，同時節慶中的扮鬼踩街與鬼屋等活動都具有「除魅」的效果，歷年舉辦下來北林三村也設置許多與鬼相關的裝置，這即是節慶形塑北林成為「鬼地方」的地方建構過程。進一步透過「鬼化的遺產」即藉由鬼的節慶連結文化遺產，社區舊有的文化遺產被「鬼化」連結到鬼節活動或鬼相關的傳說，例如：古井／鬼（貞子）、移民村棋盤街道與菸樓建築／菸樓迷路、老房子建築／大黃狗與眼鏡蛇的鄉野奇譚等。在本研究中的百鬼夜行節慶所塑造的地方，較接近 Lew (2017: 451)所歸納的混合式的地方建構(mixed place makings)，並且是在這光譜兩端的中間滑動，則由較無整體規劃與有機產生的

地方建構 (place-making)，目前呈現慢慢滑向規劃與有意識的地方營造 (placemaking)。在本研究中的菸樓迷路百鬼夜行原本是單純的娛樂性質的鄉村節慶而後發展出塑造地方意象與文化遺產推廣的目的。透過節慶建構地方不是新的議題，然而在本研究中的節慶在特定的時間（農曆七月）以翻轉傳統的禁忌成為吸引遊客注意進而建構地方。百鬼夜行除了提升社區的知名度以及自我的認同與自信，在北林三村百鬼夜行的案例裡，文化遺產被融入節慶故事之中，如日本古井、老房子、老菸樓與棋盤街道等，正如 Winter (2004) 指出吳哥窟 (Angkor Wat) 的文化遺產不只是過去的形式，透過當地人日常的使用而成為活的遺產形式 (living heritage)。通過節慶活動將這些快要被遺忘的文化遺產其價值得以重新受到注意，提醒居民也介紹給外來的遊客，百鬼夜行節慶也正試圖貢獻文化遺產的保存。

鳳林鎮在 2014 年入選為臺灣第一個慢城 (cittaslow city)，目前從 2012 年農曆七月開始的菸樓迷路百鬼夜行活動已成為鳳林鎮最重要的節慶活動之一，然而總幹事 L 認為：「百鬼夜行…因為我認為獲益的，不只是社區而是整個鳳林」，一群老人家為主要成員的社區組織意外地發明了鬼節、透過節慶塑造鬼地方，使得百鬼夜行也成了鳳林的觀光目的地意象 (tourism destination image)，而節慶最終目的並不為了展演鬼而是透過鬼節來展開社區營造與提升對文化遺產的認識。節慶活動中社區老年家走出家門組成「千歲團」來表演活動，或是販賣食物來參與社區活動，讓農村人口流失小學面臨廢校的危機之下，這節慶的目的並不完全為了觀光，觀光只是附加價值，而是提供老人與小孩更多參與的舞台，透過「搞鬼」來尋找一條新的社區道路。

百鬼夜行是一發明的新節慶，其翻轉了傳統禁忌，在特定的時間與空間中居民與遊客共同展演了觀光地方，在鬼月發展「不真實」的鬼節並創造抽象與實質的鬼空間。本研究呈現鬼節不只為鄉村社區創造新的與鬼的觀光目的地意象，同時連結了參與者、節慶觀光與文化遺產。節慶轉化與塑造新觀光地方與空間的形成過程，以及節慶參與者的實踐與展演所共同形塑的鬼節如何為村落帶來新的文化與地方意義。最後研究指出鳳林鎮北林三村鬼節的發明，這一看似「不正經」的節慶，對客家村落的意義如下：1.人進來，包括外地的志工與遊客透過參與節慶的籌備與活動開始認識這一客家村落，同時連結了其他花蓮與外縣市的客庄社區的參與；2.地方客家的傳統音樂與食物在節慶中帶入，有了被遊客認識機會；3.客家村落具有歷史感的文化遺產透過節慶展現而被注意；4.居民在節慶文化活動中提昇對社區的認同以及對文化遺產保存的信心。透過百鬼夜行菸樓迷路的節慶活動將這一客家銀髮農村轉化與創造為新的節慶觀光地方與空間，將「鬼故事」與傳說成功連結在地日本時代的文化遺產與客家移民產業遺產，企圖為北林三村這一銀髮村落帶來新的文化與地方意義。